



## 逮蝈蝈

■ 焦建民 (河北)

一般来说,八、九月是逮蝈蝈的最好时节。

蝈蝈一般都会躲在草丛、庄稼或是灌木的顶尖上。但它们早晨一般都是不会叫的,因为身体沾满了露水,只是等雾气消尽了才开始鸣叫,夏秋季节,天气越是干燥,它们便叫得格外起劲,短促而洪亮,声音传得很远。

蝈蝈大体有三种:草蝈蝈、山蝈蝈和麦茬蝈蝈。山蝈蝈也叫铁蝈蝈,个头大,颜色深,不但叫声大,而且比较粗壮,自然是好品种。但它们大多在山里,捉起来也不易。我们那儿没有山,所以只有草蝈蝈和麦茬蝈蝈,大多都是翠绿色,也有浅褐色的,一对触角很长。

蝈蝈有占高的习惯。我们村子南面二三里地,河滩里种着一大片高粱,里面还套种了黄豆,都是蝈蝈喜食的作物,所以蝈蝈特别多。正午时分,旷野里十分寂静,

那些蝈蝈便像比赛似的嘶鸣着。我们特别喜欢到那里去逮蝈蝈,不过,此时的阳光也最为燥热,尽管如此,也不敢穿短袖褂子,因为高粱叶子非常锋利,一不小心就会划伤皮肤,被汗水一浸,特别疼。在高粱地里待不了多一会儿,就通身是汗,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但我们被蝈蝈的叫声所吸引,也便忘记了炎热。我们寻着蝈蝈的叫声,慢慢靠近,不敢弄出一点声响,那些小精灵机灵得很,稍有动静,便哑了声,或者立刻逃走了。不过,奇怪的是,许多时候,它们还会爬到原来逃走的地方,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,等它再次叫起来。但也有些时候,那些蝈蝈极有耐性,僵持着很长时间都不叫。遇到这种情况,我们就会使出绝招,使用“引子”,引诱蝈蝈鸣叫。引子是用竹片做的,将竹片连起来,用手摇动,

就会发出“吱、吱、吱……”的声响,或用一根铁丝在瓶盖上来回摩擦,也有同样的效果,极似蝈蝈的叫声。那些蝈蝈听到声音,以为是同类在叫,于是就放松了警惕,也便大声地鸣叫起来。于是,屏住呼吸,慢慢靠近,一伸手便将蝈蝈扣住了,扣时不能太紧,要留有空间,否则会将蝈蝈弄死,或者是被它咬伤,虽说小心翼翼,但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。

蝈蝈捉住后,找一节高粱秸秆,剥下一层皮,做成索套,将蝈蝈绑在高粱秸秆上,或是找几个大麻叶、豆叶将蝈蝈包好,以防逃脱。

逮蝈蝈有多种方式。还有一种捉法叫“钓”,不但可以避免暑热,而且也很有情趣。河滩里常有些杨柳树,蝈蝈喜欢占高,而且它也喜食一些小虫子,所以有时也会跑到树上去捉虫子吃。太高的树不好钓,我们便在那

些一人高的树上去寻。既然叫“钓”蝈蝈,就和钓鱼有些相似,只是钓鱼在水里,钓蝈蝈则是在树上,而且都需要有钓饵。蝈蝈喜欢吃羊肝或苹果,只是我们没有,有时也会到大集上去碰运气,但许多时候都是乘兴而去,扫兴而归。不过,办法还是有的,河滩里长满了杂草,用脚一趟,就会跑出许多蚂蚱来,捉上一两只肥胖些的做钓饵,固定在一根树枝上,将树枝伸到蝈蝈的面前,引诱它,时间长了,蝈蝈就会发怒,一下子跳到树枝上,抱着一只蚂蚱便狠狠地咬住。此时我们将树枝慢慢拿开,因为树枝较长,蝈蝈一般不敢往下跳,找一片较开阔的地方,轻轻将树枝放倒,这样就会很轻松地把它捉到手了。

往下跳九死一生?”

牛洞九坚定地说:“爬出天窗马上到两节车厢接合部,看准地形再往下跳,有厚雪垫地没事,纵然摔死也不能给日本人卖苦力!”

在牛洞九的鼓励和帮助下,那名顾客被顶出了天窗。

正在他要大宽逃脱时,日军巡查队进车厢按花名册清点人数,发觉少了一人。二宽内心忽然起了风,躬身告发此事。牛洞九当场被抓,大宽也被牵扯进去。牛洞九在煤窑里被皮鞭子招呼和烙铁亲密伺候,他宁死只说我是个跑堂的,带伤被强迫与重体力活为伍,心理、生理的双重折磨,格外漫长。最后,牛洞九、大宽不慎和大雪一起结伴落向了山脚,永远睡在了厚厚的枯叶上。二宽带着收尸时从牛洞九裤脚摸出的我,在得到东北抗日联军解救后,回乡又干起了花饽饽营生。

二宽不知我的底细,跳车逃脱的那名顾客清楚。明着是茶宠,实际上我是接头用具。来客接受我方奉茶后,若主动从尾至头淋茶三遍,并口念“财源广进”,把我的头转向门内,那便是自己人。若淋茶方向、遍数或头朝向不对,那就是一般地把玩茶宠者。花饽饽商号是接头地点,王掌柜是地下交通员,而店小二则是本乡第一任书记,是店小二把我当进店礼品送给王掌柜的。

1989年冬,当二宽随手翻开一本地方志时,风带着雪吹,吹进了他心里,炉火帮着抵御外面暴风骤雪,他还是感到了出奇的凉意——二宽被抓劳工后的事无人知晓,但他心里一直网着疙瘩,内疚得很,什么时候想起,什么时候隐隐作痛。就像掉在水里的皮球,越使劲往下压,它越是往上顶。毕竟是他告发的,不然至少牛洞九和大宽不会死得那么早!

他喃喃自语,明明是牛洞九的烈士事迹,何故写成李洞九失踪呢?他觉着必须说出真相,不然我死不瞑目。我对人家不好,我就不配人家对我好,可人家对我一直很好。他忆起了牛洞九临死前,抱着他的双手,传给他的花饽饽秘方。

当残雪洗白了村庄的黑夜,悄悄地滑进了云层,也映出了他的良心。

黎明落地之前,二宽躺在病床上,眺望着茶几上的我,把往事通盘端了出来,尔后做了决定。他让儿子摘下“花饽饽”匾,特制名为“牛洞九花饽饽”的新匾,隆重上挂,委托儿子把我赠送给政府,并说明地方志上的李洞九就是烈士牛洞九。

我,落座在县军事博物馆第二展室中间,怀揣着牛洞九和王掌柜的故事,端卧在一堆人造白雪上。

雪片,像一只只轻盈的蝴蝶在空中飞舞,好似天宫差派的使者。当年幸运逃脱的顾客,述说着我和牛洞九的过往,泪水滴在我身上。

我,没变色,依旧透亮、温润、四溢茶香。



日暮秋思静无声  
摄影 | 方华 (安徽)

## 金蟾雪

■ 中子 (河北)

我没想害人,却害了人,被害的人50年后才得以正名。

在那个没有雪的冬天,只有风在旷野流浪。我在无边的寒冷和炽热的反复中变成王掌柜的最爱。

王掌柜嗜茶如命,爱品茗,好茶道,也极重茶器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他满眼里装着我。没事陪我弄茶,看我因茶量而变色,因茶温而生行。长期盘玩、茶笔涂抹和茶布擦拭,弄得我表面透亮,温润如玉,茶香四溢。

别人叫我金蟾,我们是个大家族。

“金蟾”是金钱的谐音,寓意招财进宝、万事顺意。其中,金蟾背上有钱的,代表金钱一串串进家门;金蟾嘴巴中含钱可以转动,代表

赚钱的意思;金蟾嘴中不含钱的,则代表能吸钱的意思。我是不含钱的那种,大小如蝉。

我的形象很受主人待见,随后便将我升级为茶宠,最后擢升为镇店之宝,也列为花饽饽商号掌门人的必持之物。

这意味着将来谁拥有了我——金蟾,谁就能发财!谁不想得到呢?而最有机会继承的是王掌柜的两个儿子:大宽和二宽。大宽希望自己得到,就不断向老掌柜灌二宽要奸猾,使绊,买自己的好,坏其名声,总说传长不传幼;二宽也暗里做手脚,让大宽插手的花饽饽出现瑕疵,作梗,损其手艺,为自己立腕,大讲谁手艺好传谁。

王掌柜是久历江湖之人,

熟知风雪秉性,早就洞察秋毫,晓知俩儿子的格局。俩儿子自作聪明,依然卖力争夺着。

又是一个没有雪的冬天,北风经过旷野流浪进了店里。老掌柜不行了,临终前,搂着店小二的脖子,把花饽饽调色、防裂、防腐的配方密授了过去,把我也交给了店小二。还哽咽着说,我没完成好任务啊!大宽二宽气不过,不满父亲做法,对他的说辞更为莫名其妙。出于孝道在街坊邻居面前虽不敢公然违拗,但心里别扭,把气全撒到店小二身上了,瘪三瘪三地骂个不停。

店小二大名叫牛洞九。他不管身份和哥俩的情绪变化,仍然谦恭地做店小二的差事,忙前顾后。

1939年冬天,风肆虐着雪,遮盖了幌子、遮盖了牌匾、遮盖了门面,呼啸着闯进店内。日军正在抓劳工。店里三人和顾客被风卷着在旷野中变成雪人后,全被吹上了去东北锦州煤窑的火车。当火车刮至涿县以北路段时,透过车厢顶上一尺见方天窗的亮光越来越暗,黄昏罩住了天际。

牛洞九双眼盯着这个小天窗,摸着我的头,仿佛下了决心,对身旁的顾客耳语道:“这个小天窗是我们逃生的唯一希望,我个头大,你蹬在我双肩上把你顶出去,趁天黑,跳车回家团聚,家人还等着我们呢!”牛洞九把“家人”二字说得很重。

顾客看着天窗迟疑了片刻说:“火车跑这么快,要